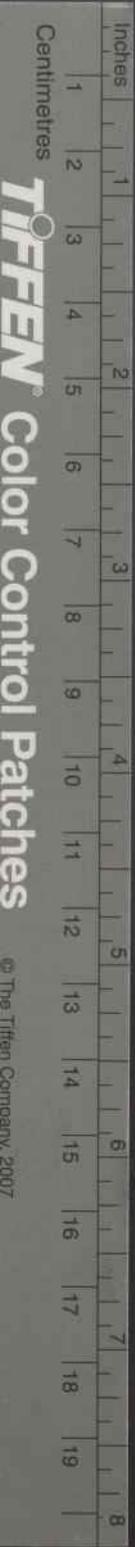




24
25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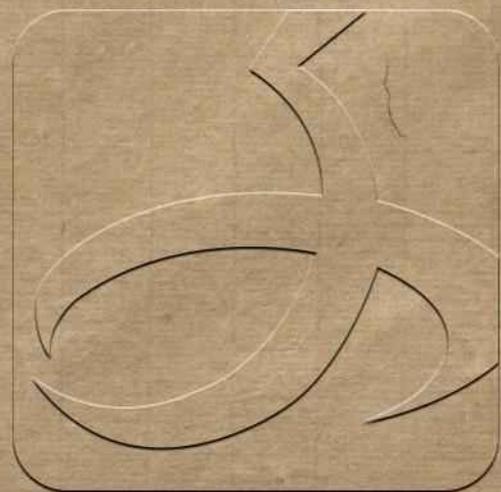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併悚兼至

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官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
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
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
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
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
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
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
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
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
不冒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
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
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
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
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雖古名將何
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
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
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

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噉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

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闕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

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

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

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
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
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
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
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
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
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菑也豈間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

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
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
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
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
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
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
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
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
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

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

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

古齋類纂卷三
七
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
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
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
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有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
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勉誠足下相勉
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
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
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
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
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
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
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勉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

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于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肖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肖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

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
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
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
首

韓退之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
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
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

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
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
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
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
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
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
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
中節其不肖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

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茅順甫
云奇氣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
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
有之者皆付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
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
厲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
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
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
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
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
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

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
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
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
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
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
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者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矣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

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于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于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

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

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

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藉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歿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

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

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
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
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
耶其思廣聖人之道耶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其何汲汲
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
患乎人不已知未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耶屬有
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
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

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覆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
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
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
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
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
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
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
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

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矚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
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日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日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
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
能自致乎水為獷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
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

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
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
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
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
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
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
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

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
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
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
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
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以終始言之耳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
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
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
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

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
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
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如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
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
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
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
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
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
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
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
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
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
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
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
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

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
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
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
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
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
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
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
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

正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

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

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攷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

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哉我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攷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

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旣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

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

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書說類六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

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狼忤
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
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
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讐協心同
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
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
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
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
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
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

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
代爲冢嗣今拘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
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
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肖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
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欷歔
惴惕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
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
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
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

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
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
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
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
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
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戰所殺害僅
十萬人以僅爲多亦不始唐人矣

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

薑塢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每以多
爲義晉書劉頌傳二代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

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
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
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厚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
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
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
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
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渙忍下
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
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

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于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

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軌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子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節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

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
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
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
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
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
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

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
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
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
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
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
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
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忙朝夕譎謠

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于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

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

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千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

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興象然子厚豈

酈道元所能逮耶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日益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

全陵吳氏
尚山校坊

書說類七

古文辭類卷三十一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

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師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闔于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

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誑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

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

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
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
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
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
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與非畜
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
之于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
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
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
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

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
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
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
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
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
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
由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
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于門潛遁
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

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熒熒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

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嗆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藜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

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王明清揮塵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為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公厚贖其行郡將錢仙芝拮據以客

所受為賄公不自辨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愆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為辦後事勇按如書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意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語亦小異也

語亦小異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

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

此段文字子瞻兄弟策論常擬之然精爽勁悍終不逮此

蓋虎豹終日而不殺

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

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藉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

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鉏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睜睜狼顧莫肯効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

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大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

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

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

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于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于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

哀節類卷三十一
九
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
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
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
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
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
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
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
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
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
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

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
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
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
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
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
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
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
樂道人之善而不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
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
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

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
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
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
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
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
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
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
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
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
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

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
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
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
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
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
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
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
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日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達之衢一目而眇之間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于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于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

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于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

蘇子瞻荅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遑遑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濶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于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

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
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
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
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
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
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
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
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
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巳何
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

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
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
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
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
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
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于此也此
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
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
食不次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
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
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
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
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
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
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
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

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
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
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
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
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
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于升斗之
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

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于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間耶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

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
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
史官豈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
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
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
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
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

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感然不知涕
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
獨以窆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
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
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
是故不謀于龜不介于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
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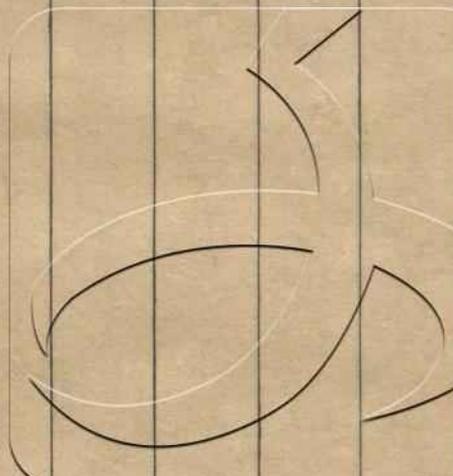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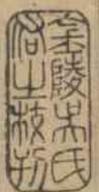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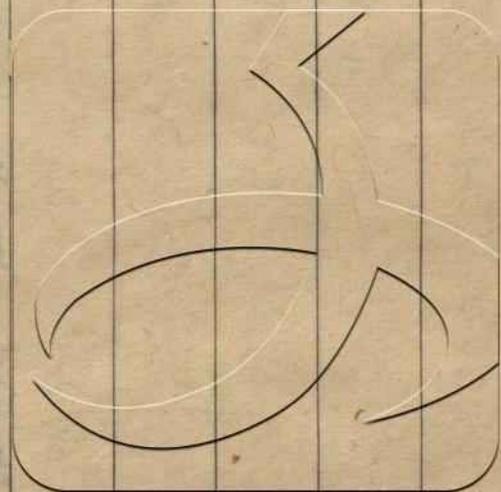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
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

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胥遷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

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
答呂鑿山人之奇變





贈序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二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
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
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
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
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
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
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
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
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
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
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
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
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
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

深微屈曲讀之覺高
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
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
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
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
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
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鼓其必有不
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

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

至不膠於心

機應於心故物不膠於心不挫於氣故神完守固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
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牢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爲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
之情而事循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
斥解外膠泊然淡然者也以是爲道其道淺矣以是爲技其術粗矣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

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
不濟其蔽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
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
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
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
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
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
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
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
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
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
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邠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
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
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
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
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
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
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
陰鉅海蔽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

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
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至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
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
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
史侔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
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
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

序

海峯先生曰起得
雄直惟退之有此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

門外車數百兩道旁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其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以否

葦塢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以賓捐鄭註以猶與也又見召

南壽

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

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

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縱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海峯先生云馳驟跌宕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呼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

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

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
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
士無所爲而至愈待臯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
海挈舟而來升白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
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
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
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
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
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
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旣至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
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
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
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
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
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日時有所遺漏不究

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入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

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

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
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
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返勞之使畢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在左右雜佩朱子考異云方從杭本刀下有
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爲句今

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刀在左亦不應惟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杭本誤
也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兼按此當從杭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

刀之名若不連在左二字則真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用如射決之類與內
則之雜佩不同右有而左無無害弓矢亦在右右雜佩弓鞞服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尚書序左握
刀右屬弓矢
文正與此同弓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

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
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
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
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
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
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
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
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

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二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

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嘉

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誦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
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
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
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
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
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

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
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
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
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
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

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瀝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官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

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鉞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

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而文特
標姚

意舍
滑稽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

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

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

彌按換字見薛宣傳

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

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

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

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

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

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

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

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夫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餽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

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甫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嘉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

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

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

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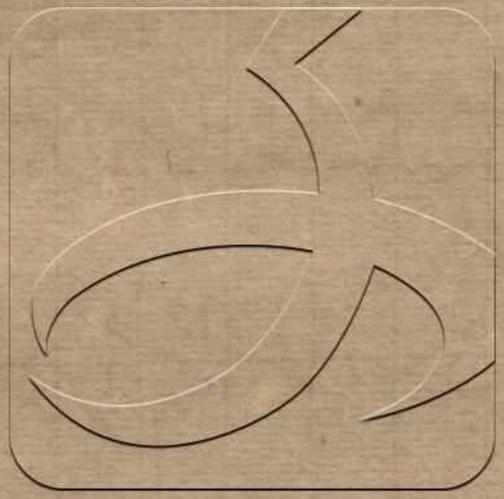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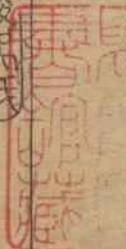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龍丞相爲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

五年觀道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旣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

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
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
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
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此公詩風骨清其有出於
文章商較人士活活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於楚乎吾忘令縱
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霧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解雖義而
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

